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二十七回 傷心詩孝思擱筆 離母計毛勝傳書

話說杜李主僕祭奠回廟。李金華寫出詩來，遞與杜兩亭，杜兩亭接過一看，不覺淚灑紙上。又少定一時，方仔細看來，此等血心詩句，在兩亭青眼中，豈忍粗忽看過。只見寫的是： 彩彼荼毒，不知其苦。

嗟游子兮，涕泣如雨。一解

之彼曠野，瞻望南國。

先父母兮，千里阻隔。二解

之彼荒原，焚化紙錢。

清酒三奠，難到九泉。三解

嗟我良朋，攜手同行。

交相顧兮，言難盡情。四解古調獨彈。

看畢，也提筆寫了兩首絕句，遞與金華道：「粗句不堪，難以見人，既有所成，必乞哂正。」李金華一看，見寫的是：

讀詩久廢蓼，不敢分心到墓前。

老淚欲流頻拂去，怕他滴下透重泉。

寂寂無言歎此生，雙親相繼謝人情。

偶然欲寫思親句，二十餘年湊不成。千古絕唱。

李金華看畢，申孝思將他二人草稿，全拿過去，看了一遍。也提筆在手，將墨磨好，剛欲落筆，那淚普漱漱，滴滿胸前，一字也寫不出來。傷哉孝子之痛懷。有難以言傳者；而孝子之至情，尤有難以筆筆者，故申孝思無聲之詩，較有聲之詩，愈見沉痛。何則孝從心生，故淚從心滴，可謂不著一字，盡露天真，愈足動人之孝思。嗚乎，父母之不得見也。曠野四顧，其情何堪。悵景物之蒼涼，愈思愈遠。履霜露之點滴，一步一驚。雖先人音容杳杳，緬想猶生。而孝子神魂依依，孺懷莫釋。閱者細思無聲之詩，應共墮無聲之淚，於一致祭。思及其親焉，亦當有擱筆時。杜李二人，反將他勸了一回，方才止住淚痕。又說了一回閒話，也就安眠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尚未梳洗，從外面來了二人。直入禪堂，與李金華請了個安，又問了申杜二人好。李金華讓他坐在一旁，問道：「你二位到此有甚麼事？」一人答道：「李老爺不認的我？我卻認的李老爺。你老人家不記的麥秋時候，開佃貧會麼？我二人全來領過錢，者就是眾人認一人，一人難認眾人。」李金華道：「有甚麼事罷？」答道：「領錢之時，我聽見你老人家說的那些好話，無奈到家之時，身得重病，臥不能起，直到如今，連一點活也無力作去。左思右想，沒有一點活門，不得不來求你老人家悲憫悲憫。等著好了，總不能一味發懶，尚知自勤其力，慚化之徵。橫豎忘不了你老人家那些好話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你病了可有魔法？並非是不欲作活呀？」又向那一人問道：「你是何事呢？」那人笑道：「也是求你老人家幫助幫助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你吃的肥白大胖的，莫非也是病的麼？要不是就是你保養的好，依吾看來，你必有不安心處，若是照著吾說的話做去，焉得又來找我？」好人答道：「並非不願做活，也是運氣不好。昨日晚上我沒在家中，夜不在家，作甚麼去。竟是被賊偷了個罄淨。一派鬼語。所以不得不來求點周濟，暫且餬口。」李金華道：「你說者話吾有點不信，你既被盜，萬沒有者喜容。況且既然被盜，就該急速找找，那能大清早晨跑到者裡來。吾也不管真假，自然有個安排。」說罷拿出京錢三吊，給病者兩吊，給那一人一吊。雖小惠亦施之得當焉。說道：「你二位各自回去，務習正業，莫要托懶賭博。」二人謝過而去。

剛出屋門，李金華道：「他倆昨日晚晌在漫地裡說的那些話，當是我不知道哩。跑到者裡來，之乎者也的，虧來者麼為顧他們，還一句實話沒有。」使之聞之，不差當面。二人聽見，也就速速走去。不多時又來了一人，向杜李等拱手道：「眾位先生請了。」杜兩亭道：「請坐請坐。」那人落坐。李金華道：「請問兄台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賤姓曹名承澤。」且說者曹承澤係善莊曹德需之次子，曹承恩之弟。承恩配毛氏，其弟配寇氏。自從寇氏過門，百般利害，不懼公婆，尚未一年，曹德需憂鬱而死。寇氏之惡，彰彰矣。後曹承恩習武，由武舉人升至游擊。因南寇未除，領兵在河南一帶防堵。不料家中日不了聲，毛、寇二氏，也是針尖對麥芒，一個省事的沒有。那曹承澤恃其兄之勢，終日狐朋狗友，喝酒行兇，無所不至。那曹承恩何從得知？又兼毛氏之兄毛勝走南轉北，兩處搬弄。搬弄是非，毛賊伎倆。

者日毛勝從河南回家，作了一封假信，交與其母王氏。王氏遂到曹家，曹承澤目不識丁，聽說毛勝回家，就到了毛家。一來看望毛勝，二來叫他看信。曹毛二人相見，說了幾句周旋話，便請毛勝到他家來。毛勝道：「正要給老太太請安。」說著便隨曹承澤而來。及至見了毛氏，兄妹說了半天話，曹承澤便去沽酒。毛勝向其妹道「我妹丈叫我來接你，同上河南，怕你在家與老二家惹氣。」毛氏道：「正不願意在家裡，生氣惹惱的哩。」說著，曹承澤沽酒而回，曹毛二人飲酒中間，曹承澤便將信紙遞與毛勝，毛勝拆開念道：

叩稟母親大人金安。男在河南，一切平順，不必掛念。聞聽兒媳毛氏，在家多有不和，即差其兄毛勝將他接到河南。男將他教訓教訓，便將他送回。承奉母親。二弟須少用酒，多在母親跟前盡點孝心，即是疼為兄的了。詞假義真。肅此草稟，並問合家清吉，男承恩謹稟。

曹承澤聽畢，便有些不悅，胡思亂想，不知怎樣才好。將酒喝完，送出毛勝，告知其母。其母道：「者事不好，你哥哥那個性子，你還不知麼？倘乎將你嫂嫂接去，鬧出不測來，可怎麼樣？」為後文伏線。曹承澤道：「那了的事，他是將他女的接去，也不知唧咕甚麼哩。明明是將咱娘們丟在者裡不管了，者幾年連點銀子也不捎來。要不就是捎了來，全叫他女的押起來了。依著吾說等著他走的時候，鑿擊他一%，音頓將行李擋住，他也沒法走了，大分裡自然得送銀子家來。」其母聽罷，又怕大兒鬧事，又怕小兒作禍，甚屬為難。曹承澤想了一時，不若到觀音堂中，求教李先生，所以才到廟中與李金華相見。李金華問了他的姓名，遂又問道：「曹兄台到此有何見教？」曹承澤道：「李先生有所不知，弟有為難的事，求教先生。」李金華道：「只要能辦，無不盡心。」不知曹承澤說些甚麼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掃塋拜墓，歲有定期，在常人不過奉行故事。一經仁人孝子之欽承，最足考見性真。不知秋霜之傷懷，更逾春風旅館之孺慕，倍甚粟裡。敬規傷心諸詩，字字淚珠，句句心血，鐵石人聞，亦當頓足。金華、兩亭二公，固可即詩以徵其孝矣。而元德之筆不忍舉，痛不成書，無字之什，尤足動人孝思，不應以工拙律之，亦不得以有無論之。彼孝行有虧者，何堪同年共語哉？曹承恩督兵南豫正宜盡忠矣，惟忠臣出於孝子之門。孝心有虧，即忠心有虧也。而毛氏偏執，寇氏強悍，皆承澤之忿戾習慣，不足以戒其妻與嫂，實即承恩之不能齊家，以化其妻與弟之夫婦也。君子曰：「欲全其忠，當先課其孝。」故繼傷心諸詩，而連類及此也。然而申孝思等，即以勸善為心，以懲惡為念。遇曹氏家風，吾恐前之作詩擱筆者，亦將對此而束手矣乎。

理注：

上回說李杜二人，是有字之詩，申孝思乃無字之詩。追思慎遠，比那有字之義更甚。有嚴氏說出念佛道場，正是一心念佛，方能克除毛、寇二賊。曹德需，有德澤霽林，又生下承恩獲福。從觀音堂內，回光反照，照出毛、寇來，理應滅除，以後承恩承澤，以心為君王，以忠臣為善，意中助行矣。

偈雲：

除邪崇正是真諦，助法道品培淨基。